明季遺聞

明季遺聞卷二 南都

江左鄒漪流綺輯

崇禎十七年三月賊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稷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惠王桂王逖遠難至潞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舟次淮安潞王人望所屬倫序稍疎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若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福王為帝可法大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

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吏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誠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復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孔昭沾贊周力持之遂以福王於五月初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各官朝見賈璧傍[illegible]許奏戶部靳餉語過激大器以非對君禮呵之御史祁彪佳奏綱紀法度爲國之本李沾等言朝班宜肅彪佳又言宜早頒大號敬天法祖諸事允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即正位彪佳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

並識

示誠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姦浮言然

大寶布告天下為當禮部魏國指然之乃定以初四

日監國十五日即位改元弘光召可法弘圖士英入

閣辦事又用姜曰廣王鐸俱為大學士改慎言吏部

尚書士英掌兵部弘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北

士英舉劉坐大罷吏部左侍郎沾太常寺少卿維經

不貲首選

應天府丞進贊周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

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周堪賡戶部尚書錢謙益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

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爲各部侍郎劉士禎侯峒曾鄭瑄許譽卿爲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鰲獻袁愷馬兆羲楊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瑄鄭友玄喬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學士名賢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藩歷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楊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鎮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祁彪佳等

兵亦寓焉保于進取之意愚以即倣古藩鎮法亦當於大河以北開屯設府俾樂與之内而寄以海籬調之

分行安撫江浙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總兵官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沛貢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晉得功侯爵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得功素忠

靖南固忠勇若興平亦勤旅也特稱拒命揚州而失人心耳

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弁晉侯爵傑降賊也有驍勇名稱翻山鷂舊與闖賊同毅闖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娶之屬傑護內營傑與氏通挐之來降陝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令傑與白廣恩為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刼掠抵揚州揚人罷市登陴成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馬鳴騄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傑善為言當事請放傑兵入城衆譁其指元勳為傑黨謂

賊亦瓜將

三分紀一
野人出

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段斬之城援傑恨攻益力可法曲解之久之始移駐泝州去良佐開鎮臨淮士民不服互訐得功薄廬又提兵與傑爭淮揚戰不勝以太僕少卿萬元吉監江北軍解之元吉貽得功書期共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傑等始罷兵隸傑可法標下為前鋒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慎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甡吏部尚書鄭三俊部議甡罪壁見三俊候另議二十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勳臣呼大小九卿科道於

廷、大璫慎言、欲逐之去、謂雲奸除、克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歷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甡有悖成憲、又言慎言原有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慎言立班、不辨御史王孫蕃、訐孔昭先帝裁文操江、歸武操江、亦未見作何事業。只吏部職司用人、除推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宜爭。殿上高弘圖言家臣自有本末。何遜、殿爭。明日孔昭補疏糾參、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啟事屢發、武臣封爵未定、所

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於是高弘圖姜曰廣相繼乞

疏付國史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參吏部

之權今用人乃與言事孔昭一手提定非其所私即

詬之姦臣等皆贅矣慎言薦牲助臣知爲不可臣

不能抑票擬寔出臣手又三俊清剛係五朝人望臣

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尊

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游坐視宸陛

几若訟庭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留六月命禮

部鑄國璽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挂發

出三糧及
邊之議未
山父老之
於時然一
救應之兩

賊功封三桂薊國公世蔭。遣海運中書沈廷揚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同見進同兵部主事馬紹愉賫國書使燕。應天巡撫左懋第以母喪請北行。加洪範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紹愉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兩以往。而令僉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北殺偽嚮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濟撫黎玉田御史盧世㴶貢生馬元騄等殺偽防禦使閻傑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帥欽擁稱濟王。淮揚漕撫路振飛巡按

王燮檄原任河南叅議僞官呂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殺之、又擒僞官胡來賀、朱自成、李樾春、沉之河。又擒癸未進士僞官武愫解京、宿遷百姓又擒僞將董學禮殺之。濟寧都司李允和殺僞官劉濬、尹宗衡、張問行、傅龍等九人。因原任兖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獻俘。開封府生[illegible]渚夫寨勇李遐知、劉洪起等、斧殺僞官南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睿命叅將丁啓光俘獻僞官陳奇、賈士俊、尚國俊、許承蔭、孫澄、范儁、郭經邦等七人。陛見青州府衛潘率諸生

二分有理六律從之下與張仲米生料倦許足之

驅殺僞官請徙内地四川巡按御史劉之渤奏報合江仁懐擒殺賊楊騰鳳張見陽等擢樊僉都御史巡撫山東立磊充山東總兵官加謝陞少師兼太子太師玉田兵部尚書世淮工部侍郎時訛傳德王起義以謝陞爲謝陞也改潜夫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啟擢以原官爲河南安撫賜迥知洪起總兵官刺之劾下部紀録振飛尋爲馬士英論罷樊初任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識胆力無不超絶其在淮極著勞績與振飛鼓舞官民殺僞使碎僞牌賊騎遏河上躑躅不敢

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有若長城人共倚之士英奏薦欽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舉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鋮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爲大鋮奏辨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持局而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

阻用大鋮正也薦用大鋮樣也得使大鋮只有才望則群指之進洵非李贼可比權亦何妨于江縣宗一

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飜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

得柄用極致亡國小人之不可輕進如此哉

今旨未免少忽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先帝血食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給事中羅萬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而大鋮寔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牖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詹兆恒疏言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

確不可移。陛下躍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拋胞，願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顧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官，各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鋮，還以河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皆連疏糾不聽，大鋮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

張家宰遺
與父何繼
俱節於在
前爲司農
亦侍尾蹤
蕪非災者
余總斷之

項務應勦賊四著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務竟用爲江防兵部侍郎吏部尚書張慎言工部尚書程註乞休去贈慎言子舉人履旋爲御史履旋以鬪賊拷銀義不受辱賜書慎言謂與其戲髏以辱親不如殺身以明志投帷而死者也陞何應瑞工部尚書徐石麒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屢疏論將事不畧銜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鉞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曰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

誤事必不
前行亦何
所係此議

在鳳陽而駐以壓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收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益孤殘黨自盡矣一日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寔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

一麻度不合時宜

逆者斬。臣謂一撫二鎭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藩鎭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必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誠應歆濫。輕則量收。重則并奪。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逆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旣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鬨而解體也。一曰嚴舊官。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逆者。有在封守而逆者。有在使命而逆者。子

大臣之言　道學之識

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偽命南下非徧于順逆之間者寔煩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教者討賊復仇法畧具是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异當被格旌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后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踈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

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聞確矣敷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豈不俟朝食而方且仰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閫外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發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禀承迫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賚蠟丸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義王共激佚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

識論謂之知出技見一日滋甚觀治

訪諸皇子的耗者效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如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閩師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銜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天假之靈使今吳鎮諸臣一奏燕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須行喪詔何等大典而遲滯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務事換外謬借出即成服祗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于天下

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廢諸臣畢從邪黨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槩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竄鐵案前後詔書掌家混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懼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澤清傑等公疏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臣之心請加重僇又糾宗周勸上親

征以動搖帝衿李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貨得功又厯辦實不與聞馬士英陰尼之不得士弘光論寃臣平日以議論取重盖刺之也史可法以廷臣論是非驕臣論功罪兩觧之起錢謙益陳于壯轉黄道周各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補華允誠吏部員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盡以家産籍于官以助兵餉討賊授黄文煥楊廷麟翰林院編修文煥以道周建言被杖牽累華問 廷麟因忤嗣昌降調軍前賛畫者也御史李模既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

認先帝之非臣方能紀先帝勤自爲陛下之功臣太
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
名而甚至輕加鎮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效
桑榆之收事陛下未聞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
之列倘謂勸進有功足當夾輔抑以勛勉敵愾無燃
流弊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願陛下勅諭諸大臣
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
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槩勛爵俱應辭
免以明臣誼至錄給有體勿因大傲而過繁拜下宜

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縟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太僕少卿萬元吉疏言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莅海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畧綢繆之桑土（）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稍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祭

寛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
路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
盖諸臣之辠每乘于先帝之寛而先帝之嚴亦每激
于諸臣之玩則以寛嚴之用偶偏也非歲孫傳庭擁
兵關中議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逮
推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請急撤關寧吳三桂俾
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建
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
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

田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悞國故事幸不敗必其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怵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撓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强人從我私意徒滋異議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任議之途大歧也又嘗言賊今被剿入秦挑精選銳垂涎東南轉盼秋深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怨深怒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挾民而進長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

識盡人情各具稽者

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覩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册之播誣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淫射舌戰從紛是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未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導養原非樂受在臣子痛加悔艾留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剪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概節也有

以處倖妄衍進者勿聽刑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思數已盈勳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爲庶人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郎崇禎朝肆惡淮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諫止之上先帝尊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尋易爲毅宗烈皇帝尊建文君

爲惠宗讓皇帝景帝爲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尋改爲孝皇帝立尚廟允禮部尚書顧錫疇議削溫體仁文忠謚尋復之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璟謚文端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懋德謚尋奪之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

復前佐淵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
餽禰邸諸閣田成張執中等兩閹向弘光曰主上非
馬公不得立茲遂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
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
有念主上者弘光默然即賜諭留淵復進上十疏稱

前疏無此
附別有疏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師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
內秉精明外采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邦國一
時之才情博辯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賺至又
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數人以樞儀表使黨斂之

下貪汚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挾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覬壇墳竊神器以來實懷令嗣附逆之人與[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气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魑魅弘光[illegible]遁湖赴楚乃去先

是六月初二日 清朝傳檄至濟寧一囤山額真石爲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谷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俱郊迎接逆者以抗師治罪一平西王吳爲安撫殘黎事稍攝政王爾選虎賁數十萬南下與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

北爲求封張不但百姓之類何秦而爲若貴功名地乎

又有部文索取冊籍時山東服叛慮世濂降李建泰謝陞馮銓皆爲　清朝内院大學士濟王走死而幾輔重地兵民不輯鎮將于永綬駐鎮江會與浙兵鬭殺浙營守備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千里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掠封伯弄甚何憚不爲事聞命起史可法軍前核治興平伯高傑與言曰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黄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君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滁爲江淮

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弄定斷速行少與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甯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廌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遣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郤蔽珂起兵戰於桃園賊兵潰追獲僞將宋朝臣斬之遣御史陳藎募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督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春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

將芬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子勋劉鎮等三請勤王其詞有日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氣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瀝血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覩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志議者壯之命總兵官王之綱迎太后於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以僉都御史劉之渤巡撫四川范鑛巡撫貴州時獻賊在川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男子去耳鼻及一兩臂驅至各州縣言兵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宗紳與待秋毫無犯由

是所至如彼竹塹撫龍文光及舊撫涂士奇臺慶撫
官王行儉俱死瑞王蜀王閬門遇害總兵趙光遠降
賊士英猶請降敕獎之考選游有倫朱統鈺趙進美
光宸荃沈應旦吳春枝吳鑄吳适林冲霄劉天斗左
光明蔣鳴玉湯來賀李日池胡時亨為科道部屬官
起補張采禮部儀制司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中章
正宸吏科給事中正宸疏言兩月以來聞大吏錫鞶
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鬬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遯矣不
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日是興朝氣

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嚮應糾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假義申討是剝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恊力互爲聲援復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陘絶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縞素親率六師於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用矢不履行陣哉聲靈所震人切則化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今称門部院寺司各署不

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令王宜嚴
勅諸大臣速閲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
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容幾費選爾
將帥某堪竪纛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定鎮某地
設伏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壘進寸
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患
無人臣未見張韓劉岳之杰不應運而出也中吉傳
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有譽清望素著士
英借以開傳學倖門也正發封還力爭不聽親國公

徐弘基、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薦起原任吏部侍郎張捷、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鄒之麟、正宸又疏爭。不聽。封太后弟鄒存義為大興伯、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補青浦知縣陳璸為中書舍人、予王鐸弟鏞子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內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荻廷秀為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吉、生員諸火明為翰林院待詔、應俊者本華工。值弘光出于應俊負之殿墊中數十里號於難與鏞燝無黨各 與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

承明者皆先帝時東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補陳子龍其科給事中子龍亦請廣忠益謝當貴道周熊忌權佞構陷至深先帝震怒禍將不測群工百官相戒緘舌獨涂仲吉以孤童仗義走萬里外上書北闕子杖下獄獄吏希迎將掠荼酷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冤此雖王謝貫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惡臣劉宗周皆以廷諍去國孝廉祝淵殺然請留先帝已嚴譴罰逆後奸臣挑激復徵擋事誅與仲吉得禍輕重有殊然為國

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嘗仲吉赴戍之時祝淵被逮之日臣皆得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絕不以立名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以出位引咎間有投贈錙銖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上補袞職下剔奸邪

又疏請愼名器謂陛下閶闔南遷從官幾何衛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不遏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罰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椒豎泝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掾朱紫盈門貂蟬滿

直抉其隱

座尤乖國典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愼持之嗣後果係勲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二爾人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戇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終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携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持用也計臣清端敏練有

詞嚴義正大臣告君之體

係所服但古制爵人於勳與衆共之豈敢斜封覆餗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且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願陛下慎持之也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爲萬世無弊斜封墨敕覆餗具在臣覩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勛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

者其所得閣臣則逸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撫臣則方岳南逃盡敵守禦稚弁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穢無賴之史𡍼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而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揔出閹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推折巧爲之謝內廷但見其可憐

之衆聽其一面之詞遂不能無聳動間以其事密聞
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乎臺召對片語
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於
講義攻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從
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寮勿深嚴臣安得事事
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進講筵取太學衍
義資治通鑑觀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遂烈晉
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
以覩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〇 亦何以

若輩三大
臣攻其私
未易遽救
區區名位
何足以云

切切信君子勿聞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
性。踈破邪謀。陛下見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
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殺若之以供人刀俎也御
史郁彪任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
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
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
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寔爲權奸之鷹犬且
詞從廹勒而來罪案聽指授而定前輩剔盡矧其枉
而法司誰敢雪其寃酷慘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

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為錦衣衛掌
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有
告密之端用緝而打事件得賄而濫刑章飛誣多及
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累出於罔扳怨憤充塞於
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
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
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
必殺之刑況乎剉廷徒受拒諫之名於天下反歸忠義

正人君子計窮一網打盡毒哉

之譽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奪神搖

郎恤錄隨頒已見發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

君臣之分詎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

士英阮大鋮報怨遂安王府鎮國中尉候考吏部朱

統鍼疏誣姜曰廣穢跡顯有逆謀詞連史可法張慎

言日大罪等禮科袁彭年疏糾制爭之云中尉有奏

請先令長史司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賫奏

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

何賫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

公論昭於日月

臣禮垣也事涉宗籓皆得說奏吏科熊汝霖言統鎮合血噴人不顧拔舌如此不敬朝廷設立言官何用題改使劉士禎亦言日廣勁骨忠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鎮何人揚波噴血將并盡斂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其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李沾攻呂大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折其謀發揔兵柴時華起用王重學選及比皆紛紜大器所奏馬士英鬻官賣爵敗壞亂紀者非止一言吳甡鄭三俊輩豈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輿望俱隆

折定膠州行折不同固折賢相若王孫李之佩佩誤謬亦厭彼光成人款邪矣

馬士英阮大鋮等亦有一技之能而貪鄙陰邪群情共恨大器予告去彝削職刑部提問曰廣票擬降調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琇內批予廕官又票擬御史祁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許禁革輒改票司官王鐸言彝皆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害民誤國既可斷此亦不可擬也曰廣揭稱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臣死不敢奉詔不聽鐸又疏言國家漸造人心易渙當以安靜爲主廠衛應有禁止不聽弘圖票擬王宸等爭中旨傳陞有譽事輒改票再擬再

發改又揭爭統鎖科曰庚事應究治亦再三發改票
及陳裕將衛爭用大鋮請召可法入直數事弘光召
入勳譁責弘圖把持弘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
具疏辨爭予告去例轉科道陞黃為僉事黃耳鼎為
副使內批留用徐石麒言黃耳鼎為交通內臣倖留非
法黃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麒劉宗周結黨欺君把
持朝政無人臣禮曰廣石麒宗周各予告去御史游
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如
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常人

視一官爲輕則總不能盡之言

所不忍道者責於君父之前科道徵有糾劾則指爲比黨相戒結舌眞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戸科吳道亮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久而彌劭應亟賜留不聽吏科熊汝霖奏朝端之上玄黃交戰即一二人之用舍而亦以助臣繼以方鎮固閉欺境之術全然不講惟舌鋒筆鍔是務以匿非而逐舊臣矣繼又以疎藩而參李輔矣繼又以宣傳復廠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内共欽乃以麽小臣爲誰驅除聽誰主使且鬨上章不由通

政納結黨在何逆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不蔽行詐寃用杜將來必至厰衛之害橫肆若借以樹威肆者因以倖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僚屬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所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禍止有厰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有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如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

前事不遠，後事之師。

羅治不葺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徼倖十無一二叛降踵肩背相望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恩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倣颼京營銳卒徒為冠蕃則今何以使文書有用客氣是屛先帝蔚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闢門延敵且噪傳嵎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選才督撫誰為捍禦迎選牟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內批重處歷祁彪佳為僉都御史巡撫蘇松戶科倪

此条另抄入志

嘉慶追論兵部尚書張鳳翼楊嗣昌陳新甲調度乖方又論戶部尚書李侍問加餉殃民致貽寇患命削待問官以爲聚斂者戒又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故大學士周延儒薛國觀溫體仁總督熊文燦官銜應典國觀尋以兵科戴英訟冤下部議復予湖廣巡按劉熙祚謚忠毅宣大總督盧象昇謚忠烈復御史毛羽健原官贈吏部侍郎葉盛爲吏部尚書史稱盛博學宏才文武並濟憲宗朝名臣也戶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

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脈盖自吳淞湮塞東江微細獨有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倚此以疏泄不至橫流泛溢者則帶水重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深闊運艘帀舶走集於此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灌溉無資熟之歲歲苦旱平疇龜拆人牛立槁雖復拮据如林何從乞靈海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

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該撫察議先是馬士英疏請誅逆言從逆諸臣強半素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袁彭年駁之言從逆姓名傳播不一在樞輔義憤填胸或不覺言之偶激然恐僉人乘間陽爲正人口實陰爲逆黨解嘲甚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淆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夫從來

善類所歸。間襍匪德。往往有之。黃京盡名。豈無逃死
之張儉。元祐錮籍。亦有巧免之元章。三士作朋。官業
分席。七賢寄 山王可 豈因數官一姓之惡。遂毀
銅台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 信蔡京而紹述之禍。旋
起唐室一 進逢吉而興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
誠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八月命錦衣都督馮
可宗遣役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
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

指陳弊病洞若列眉不減裴度之諫唐德宗也

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聞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輙罷東廠尚銘有罪輙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於正德丘聚谷大用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即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英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賂逃緝之方即從容緝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

確論

鍛鍊精之
泥沙刷之

以行始猶帕餽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勢並非以與援之途愈秘而専倚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漸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革嚴入論浙江按察司照磨胡太妃來自河南弘光諭戶工部限三日內按括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錢糧約數十萬工部尚書何應瑞飭郎高倬苦照金無術懇祈崇儉工科李清亦疏請節省不聽又詔選內貝選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

各疏諫亦不聽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太師高弘圖姜日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廕又加南郊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日廣鐸太子太傅特陞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晉國弼保國公張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擢授朱統𨨏為行人以自陳逐日廣故赦從逆來歸兵科府敘開屯大瞿山中允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以原未從逆南來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畧山東河北兵部尚書

二公清貫心做事人也惜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耳

張縉彥代丁啓睿總督河南勸農永吉別歷中外曉暢兵機山左感其德義郎東平亦聽其約束而縉彥夙饒經濟在河南徧歷深山窮谷宣布朝廷德意延問流民給田開墾倡義興師奮不顧家毋祖妻妾流離致死拮据無成君子惜之以浮海來歸順天巡撫楊鶚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前都餘黨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令在朝浙臣具奏情形光先在浙風裁清卓以光斗弟

公道在人
厥後不得

故與阮大鋮有世讐又首劾士英大鋮故借事陷之
朝右無敢為直言者蕺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
變突發于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先事竣出境
聞變遄還撫軍戀闕一切調兵措餉皆其胥且拮据
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兩浙危而復安乃今奉旨推
求夫夷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
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後乞命與所擒無異非誘降
也設誅鋤不力養虎貽患後來因難方張又不知作
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于是大鋮并切齒

並內舉不避親耶

彪佳陞解學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凌駉爲御史巡按山東便宜聯絡河南等處起丁魁楚巡撫承天陞王潔巡撫登萊潍其餘巡撫河南各僉都御史其餘卿科羅龍閒以士英妹夫故起之啟睿旣觀望改推杰燮承吉赴任無地皆不行以保國例晉東平伯劉澤清侯爵又晉誠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勝騎衣國弼爲用欽案揚維垣爲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補張孫振爲御史掌河南

劾趙汧鳴
浙甲監軍

道印、孫振論劾蕪松巡撫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詞連吳甡鄭三俊劉宗周等、彪佳罷去以易應昌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維經爲僉都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寺卿、成勇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府詹事、劉同升翰林院侍講、趙士春翰林院編修、寅亮安之清望素著、勇以諍言獲罪直聲振天下、同升士春忠孝世傳、皆以劾楊嗣昌奪情與黃道周同言去國者也。陞賀世壽戶部督倉尚書、起王志道戶部侍郎、申紹芳督餉侍郎、志道佐憲、以監視內臣被劾、黎官廷議

華職。紹芳居官清愼、因、溫、體、仁、欲、傾、文、震、孟、許、譽、卿、文、致、遣、戍。至、是、雪、之。以禮部尚書顧錫疇祀海行命、侍郎晉紹寧署部事、加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賜劍、開府遵義、陞張鳳翔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盧若騰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若騰以海道著績、擢、不赴、鳳翔因殺賊官。薦至京者也。九月、寻、北。京。殉。難。諸。臣。諡大學士范景文諡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諡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諡忠文、副都御史施邦曜諡忠介、戎政侍郎王家

彥、謚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謚忠貞、大理寺卿淩義渠、謚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謚忠節、庶子周鳳翔、謚文節、諭德馬世奇、謚文忠、中允劉理順、謚文正、簡討汪偉、謚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謚節愍、給事中吳甘來、謚忠節、御史陳良謨、謚恭愍、陳純德、謚恭節、王章、謚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謚忠節、兵部主事成德、謚忠毅、金鉉、謚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謚節愍、立祠賜名旌忠、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

妾時氏孺人、建坊旌表、又予勳戚惠安伯張慶臻、謚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謚貞武新樂侯劉文炳謚忠壯、左都督劉文耀謚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謚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謚忠愍李鳳翔謚恭壯、鳳翔以詈賊被殺、者大同巡撫衛景瑗謚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謚忠壯、總兵官吳襄、謚忠壯、特贈遼國公周遇吉謚忠武、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贈刑部郎中李逢申、太僕寺少卿諸生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瓊、中書舍人、又汎

前謚冥雜亂無章惟二乘為尤甚

後庸子開國諸臣謚郢國公馮國用謚武翼濟國公丁德興謚武襄、德慶侯廖永忠謚武勇、定遠侯王弼謚武威、長興侯耿炳文謚忠愍、潁國公傅友德謚武靖、宋國公馮勝謚武壯、永義侯桑世傑謚忠烈、河間王俞廷玉謚武烈、東勝侯汪興祖謚武愍、侯茅成謚武烈、濟陽侯丁普郎謚武節、高陽郡侯韓成謚忠壯、東丘郡侯花雲謚忠毅、丹陽縣男孫炎謚忠愍、當塗縣子王愷謚壯愍、高陽郡侯許瑗謚忠節、泗雲伯胡深謚襄節、御史中丞章溢謚莊敏、晉府長史桂

彥良諡敬裕詹事唐鐸諡敬安祭酒劉崧諡恭介東
莞伯何真諡恭清平延訓導葉居昇諡忠愍姑熟郡
公陶安學士詹同俱諡文獻又補子正德朝死諫諸
臣諡御史蔣欽諡忠烈兵部員外陸震諡忠定工部
主事何遵諡忠節刑部主事劉校諡孝敎大理評事
林公黼諡忠恪行人孟陽諡忠介李紹賢諡忠端俞
廷贊諡忠愍李翰臣諡忠毅詹軾諡忠潔劉平甫諡
忠質給事中周璽諡忠愍指揮張英諡忠壯又補子
天啟朝死璫難諸臣諡副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周

朝瑞御史周宗建袁化中李應昇俱謚忠毅黄尊素
謚忠端工部主事萬燝謚忠貞副使顧大章謚忠愍
蘇松巡撫周起元謚忠惠又補予建文朝死難諸臣
謚文學博士方孝孺謚文正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
卿黄子澄刑部侍郎張昺太常寺少卿盧原質給事
中葉福俱謚節愍禮部尚書陳廸御史大夫景清大
理少卿胡閏俱謚忠烈兵部尚書鐵鉉謚忠襄修撰
王叔英謚文忠禮部侍郎黄觀謚文貞戶部侍郎卓
敬御史大夫練子寧俱謚忠貞衛府紀善周是修按

察使王良俱諡貞毅。編修王艮。太常少卿廖昇俱諡
文節。刑部尚書暴昭。左賛善連楹俱諡剛烈。都御史
茅大方。御史高翔。教授陳思賢。燕府伴讀余逢辰俱
諡忠愍。給事中黄鉞諡忠毅。御史曾鳳韶。參軍斷事
高巍俱諡忠毅。左拾遺戴德彝。御史魏冕俱諡毅直。
知府姚善。知縣顔伯瑋俱諡忠恪。大理寺丞鄒瑾。兵
部侍郎譚翌俱諡忠愍。都御史陳性善諡忠節。燕府
長史葛誠俱諡果愍。刑部侍郎胡子昭諡介愍。谷府
長史劉璟諡剛節。御史林英諡毅節。魏國公徐輝祖

謚忠貞越嶲侯俞通淵都指揮瞿能俱謚襄烈衛卒

儲福謚貞義都指揮謝貴莊得俱謚勇愍馬宣謚貞

壯朱鑑謚壯烈皆允給事中李清請也又先後備子

右都御史沈子木謚恭靖工部尚書沈儆炌謚襄敏

副都御史張瑞謚清惠禮部尚書董其昌謚文敏大

學士何如寵謚文端孫承宗謚文忠太常少卿鹿善

繼謚忠節禮科沈胤培疏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

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儆崆峒鮮問道之謨頻笑或假

借於從龍而箴違堂高之義不若是非或混淆於市

虎而陰陽消長之開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爲祖宗付
托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卽九廟之神靈一日
怨恫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自宮闈始則選
立中宮爲第一義經筵業奉明旨尤祈汲汲舉行或
召詞臣詢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
陳得失宮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
等書以知前代興亡之迹祖宗致治之由至於朝儀
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
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並宜申飭户科吳适疏請

有司蕭然付之恨然發有為興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念然後有中興之可功古今觀然此疏議言否盡

憂勤節愛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權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又況災祲甬各省是處旱災兼之臣都消長多虞將帥玄黃搆黨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倣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面諮時政親近儒臣朝謝無更傳免而又躬崇儉約尚茅茨而省工作藏爵賞而重名器錙銖必恤俾佐軍典諸凡無藝之征一槩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蠹胥必殛根本之計孰大乎此大理寺卿鄭瑄疏若蘇松兵備程珣、會珦

與鄉官彭歌祥妾杜氏通情事敗互訐鬪於士英即於疏批重處杜嬪珣詩有云為憐貴客芳心醉欲訪仙郎帆影遥時共傳之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為詹事府詹事内批補　梁應奇為給事中王[illegible]鄭瑜為御史召賄降獻賊錦衣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收復蘄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誣先帝復職至是用之以陳盟謝德溥為禮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余颺吏部文選司主事晋何騰蛟兵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追奪川撫張論平奢酉捷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使仰屢疏請餉以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澤清迎駕指揮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往北仰與其事但知請餉不知餉之所用部故馬上英私人也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戸納銀六兩中戸四兩下戸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廪生納銀

三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援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給皆以助乘輿也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廕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方翼明疏上言政府寬縱者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遠近為訟冤云

明季遺聞卷二終